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老实人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老实人

原著 伏尔泰 [法]

译编 李湘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204-06840-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第一章

森特·登·脱龙克男爵大人府上，有个年轻汉子，天生的性情最是和顺。看他相貌，就可知道他的心地。他颇识是非，头脑又简单不过；大概就因为此，大家才叫他“老实人”。府里的老佣人暗中怀疑，他是男爵的妹妹和邻近一位安分善良的乡绅养的儿子；那小姐始终不肯嫁给那绅士，因为他旧家的世系只能追溯到 71 代，其余的家谱因为年深日久，失传了。

男爵是威斯发里第一等有财有势的爵爷，因为他的宫堡有一扇门，几扇窗，大厅上还挂着一幅壁毯。院子里所有的狗，随时可以编成狩猎大队，那些马夫是现成的领队；村里的教士是男爵的大祭司。他们都称男爵为大人；他一开口胡说八道，大家就跟着笑。

男爵夫人体重在 350 斤上下，因此极有声望。接见宾客时那副威严，越发显得她可敬可佩。她有个 17 岁的女儿居内贡，面色鲜红，又嫩又胖，叫人看了馋涎欲滴。男爵的儿子样样都跟父亲并驾齐驱。教师邦葛罗斯是府里的圣人，老实人年少天真，一片诚心地听着邦葛罗斯的教训。

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地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又证明在这最完美的世界上，男爵的宫堡是最美的宫堡，男爵夫人是天底下好到不能再好的男爵夫人。

他说：“显而易见，事无大小，皆系定数；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岂不见鼻子是长来戴眼镜的吗？所以我们有眼镜。身上安放两条腿是为穿长袜的，所以我们有长袜。石头是要人开凿、盖造宫堡的，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仑美奂的宫堡，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应当住得最好吗？猪是生来给人吃的，所以我们终年吃猪肉。谁要说一切皆善简直是胡扯，应当说尽善尽美才对。”

老实人一心一意听着，好不天真地相信着。他觉得居内贡小姐美丽无比，虽然他从来没胆子敢对她这么说。他认定第一等福气是生为男爵；第二等福气是生为居内贡小姐；第三等福气是天天看到小姐；第四等福气是听到邦葛罗斯大师的高论，他是本省最伟大的，所以也是全球最伟大的哲学家。

有一天，居内贡小姐在宫堡附近散步，走到那个叫做猎场的小树林中，忽然瞥见树丛之间，邦葛罗斯正替她母亲的女仆——一个很俊俏很和顺的棕发姑娘——上实验物理课。居内贡小姐素来好学，便屏气凝神，把她亲眼目睹的三番四复搬演的实验观察了一番。她清清楚楚看到了博学大师的充分根据，看到了结果和原因，然后浑身紧张，胡思乱想地回家，巴不得做个博学的才女，私忖自己大可做青年老实人的根据，老实人也大可做她的根据。

回宫堡的路口，她遇到老实人，不由得脸红了，老实人也脸红了；她跟他招呼，语不成声，老实人和她答话，不知所云。第二天，吃过中饭，离开饭桌，居内贡和老实人

在一座屏风后面，居内贡把手帕掉在了地上，老实人捡了起来，她无心地拿着他的手，年轻人无心地吻着少女的手，那种热情，那种温柔，那种风度，都有点异乎寻常。两人嘴巴碰上了，眼睛射出火焰，膝盖直打哆嗦，手往四下里乱动。男爵打屏风边过，一看这原因这结果，立刻飞起大腿，踢老实人的屁股，把他赶出大门。居内贡当场晕倒，醒来挨了男爵夫人一巴掌。于是，最美丽最愉快的宫堡里，大家为之惊惶失措。

第二章

老实人被赶出了地上的乐园，茫无目的，走了好久，一边哭一边望着天，又常常回头望那座住着最美的男爵小姐的最美的宫堡。晚上他饿着肚子，睡在田里，又遇着大雪。第二天，老实人冻僵了，挣扎着走向近旁一个市镇，那市镇叫做伐特勃谷夫·脱拉蒲克·狄克陶夫。他一个钱没有，饿得要死，累得要死，好不愁闷地站在一家酒店门口。两个穿蓝衣服的人把他看在眼里，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喂，伙计，这小伙子长得很不错，身量也合格。”他们过来很客气地邀他吃饭。老实人挺可爱挺谦逊地答道：“承蒙相邀，不胜荣幸，无奈我囊空如洗，付不出份头啊。”两人之中的一个说：“啊，先生，凭你这副品貌才德，哪有破钞之理！你不是身長五尺半吗？”老实人鞠了一躬，说道：“不错，我正是五尺半高低。”“啊，先生，坐下来吃饭罢，

我们不但要替你会钞，而且决不让你这样一个物缺少钱用；患难相助，人之天职，可不是吗？”老实人回答：“说得有理。邦葛罗斯先生一向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看明白了，世界真是安排得再好没有了。”两人要他收下几块银币，他接了钱，想写一张借据，他们执意不要。宾主便坐下吃饭。他们问：“你不是十分爱慕……”老实人答道：“是啊，我十分爱慕居内贡小姐。”两人之中的一个忙说：“不是这意思，我们问你是否爱慕保加利亚国王？”老实人道：“不，我从来没见过他。”“怎么不？他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国王，应当为他干杯。”“好罢，我遵命就是了。”说着老实人便干了一杯。两人就说：“得啦得啦，现在你已经是保加利亚的柱石、股肱、卫士、英雄了；你利禄也到手了，功名也有望了。”两人随即把老实人上了脚镣，带往营部，叫他向左转，向右转，扳上火门，扳下防火门，瞄准，射击，快步跑，又赏他 30 军棍。第二天他操练略有进步，只挨了 20 棍；第三天只吃了 10 棍，弟兄们都认为他是天才。

老实人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怎么会成为英雄的。一日，正是美好的春天，他想出去遛遛，便信步前行，满以为随心所欲地调动两腿，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权利，谁想还没走上七八里地，4 个身长 6 尺的英雄追上来，把他捆起，送进地牢。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问他喜欢哪一样：是让全团弟兄鞭 36 道呢，还是脑袋里同时送进 13 颗子弹？他声明意志是自由的，两样都不想要。可只是枉费唇舌，他只能利用上帝的恩赐，利用所谓自由，决意挨受 36 道鞭子。他挨

了两道。团里共有 2 千人，两道就是 4 千鞭子：从颈窝到屁股，他的肌肉与神经统统露在外面了。第三道正要开始，老实人忍受不住，要求额外开恩，干脆砍掉他的脑袋。他们答应了。恰好保加利亚国王在旁走过，问了犯人的罪状，国王英明无比，听了老实人的情形，知道他是个青年玄学家，世事一窍不通，便把他赦免了。这宽大的德政，将来准会得到每份报纸每个世纪的颂扬。

等老实人身上长出新皮，能够走路了，保加利亚和阿伐尔王却打起仗来。

第三章

两支军队的雄壮、敏捷、辉煌和整齐，可以说无与伦比。先是大炮把每一边的军队轰倒 6 千左右，排枪又替最美好的世界扫除了 9 千到 1 万名玷污地面的坏蛋。刺刀又充分说明了几千人的死因。总数大概有 3 万上下。老实人像哲学家一样发抖，在这场英勇的屠杀中尽是躲藏。

两国的国王各自在营中叫人高唱吾主上帝，感谢神恩；老实人可决定换一个地方去推敲因果关系了。他从已死和未死的人堆上爬过去，进入一个邻近的村子，只见一片灰烬。那是阿伐尔人的村庄，被保加利亚人依照公法焚毁的。这儿是戳满窟窿的老人，眼睁睁地看着被杀的妻子，怀中还有婴儿衔着血污的奶头；那儿是满足了英雄的需要后，被开肠破肚的姑娘，正在咽最后一口气；又有些被烧得半死

不活的，嚷着求人结果他们的性命。地下是断臂折腿，旁边淌着脑浆。

老实人拔步飞奔，逃往另外一个村子：那是保加利亚人的地方。阿伐尔人对付他们的手段也一般无二。老实人脚下踩着的不是瓦砾，便是还在扭动的肢体。他终于走出战场，搭褡内带着些干粮，念念不忘地想居内贡小姐。到荷兰境内，他的干粮完了；但听说当地人皆是富翁，并且是基督徒，便深信他们待客的情谊决不亚于男爵府上，就是说和没有为了美丽的居内贡而被逐的时代一样。

他向好几位道貌岸然的人求布施，他们一致回答，倘若他老干这一行，就得送进感化院，教教他做人之道。

接着他看见一个人在大会上演讲，一口气讲了一个钟点，题目是乐善好施。他讲完了，老实人上前求助。演说家斜觑着他，问道：“你来干什么？你是不是排斥外道，拥护正果？”老实人很谦卑地回答：“噢！天下事有果必有因；一切皆如连锁，安排得再妥当没有。我必须从居内贡小姐那边被赶出来，必须挨鞭子；我必须讨面包，讨到我能自己挣面包为止。这都是必然之事。”演说家又问：“朋友，你可相信教皇是魔道吗？”老实人回答：“我还没听人这么说过，他是魔道也罢，不是魔道也罢，我缺少面包是真的。”那人道：“你不配吃面包；滚开去，坏蛋；滚，流氓，滚，别走近我。”演说家的老婆在窗口探了探头，看到一个不信教皇为魔道的人，立刻向他倒下一大……噢，天！妇女的醉心宗教竟会到这个地步！

一个未受洗礼的、再浸礼派信徒，名叫雅各，看到一个同胞，一个没有羽毛而有灵魂的两足动物，受到这样野蛮无礼的待遇，便带他到家里，让他洗澡，给他面包、啤酒，送他两个弗洛冷，还打算教老实人进他的布厂学手艺。

老实人差不多扑在雅各的脚下，叫道：“邦葛罗斯老师早告诉我了，这个世界上样样都十全十美；你的慷慨豪爽，比着那位穿黑衣服的先生和他太太的残酷，使我感动多了。”

第二天，他在街上闲逛，遇到一个叫化子，他身上长着脓疱，两眼无光，鼻尖烂了一截，嘴歪在半边，牙齿乌黑，说话紧逼着喉咙，咳得厉害。

第四章

老实人一见之下，怜悯胜过了厌恶，把好心的雅各送的两个弗洛冷给了可怕的叫化子。那鬼一样的家伙定睛瞧着他，落着眼泪，向他的脖子直扑过来。老实人吓得后退不迭。“唉！”那可怜虫向这个可怜虫说道，“你认不得你亲爱的邦葛罗斯了吗？”“什么！亲爱的老师，是你？你会落到这般悲惨的田地？你碰上了什么倒楣事呀？干吗不住在最美的宫堡里了？居内贡小姐那女中之宝，天地的杰作，又怎么样了呢？”邦葛罗斯说道：“我支持不住了。”老实人便带他上雅各家的马房，给他一些面包。等到邦葛罗斯有了力气，老实人又问：“那末居内贡呢？”“她死了。”老实人

一听这话就晕了过去。马房里恰好有些坏醋，邦葛罗斯拿来把老实人救醒了。他睁开眼叫道：“居内贡死了！啊，最美好的世界到哪里去了？她害什么病死的？莫非因为看到我被她令尊大人赶出了美丽的宫堡吗？”邦葛罗斯叹道：“不是的，保加利亚兵先把她蹂躏得不像样子，又一刀戳进她肚子；男爵上前救护，被乱兵砍了脑袋；男爵夫人被人分尸，割成几块；我可怜的学生和他妹妹的遭遇完全一样；宫堡变成了平地，连一所谷仓、一头羊、一只鸭子、一棵树都不留了；可是人家代我们报了仇，阿伐尔人对近边一个保加利亚男爵的府第，也如法炮制。”

听了这番话，老实人又昏迷了一阵，等到醒来，把该说的话说了，便追问是什么因，什么果，什么根据，把邦葛罗斯弄成这副可怜的样子。邦葛罗斯答道：“唉，那是爱情啊，是那安慰人类，保存世界，为一切有情人的灵魂的、甜蜜的爱情啊。”老实人也道：“噢！爱情，这个心灵的主宰，灵魂的灵魂，我也领教过了。所得的酬报不过是一个亲吻，还有屁股上挨了一二十下。这样一件美事，怎会在你身上产生这样丑恶的后果呢？”

于是，邦葛罗斯说了下面的一席话：“噢，亲爱的老实人！咱们庄严的男爵夫人有个俊俏的侍女，叫做巴该德，你不是认识的吗？我在她怀中尝到的乐趣，赛过登天一般；乐趣产生的苦难却像堕入地狱一样，使我浑身上下受着毒刑。巴该德也害着这个病，说不定已经死了。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考证出

来了：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至于我，我不会再传给别人了，我眼看要送命了。”

老实人嚷道：“噢，邦葛罗斯！这段家谱可离奇透了！祸根不都是在魔鬼身上吗？”“不是的，”那位大人物回答，“在十全十美的世界上，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必不可少的要素。固然这病不但毒害生殖的本源，往往还阻止生殖，和自然界的大目标是相反的；但要是哥伦布没有在美洲一座岛上染到这个病，我们哪会有巧克力，哪会有做胭脂用的胭脂虫颜料？还得注意一点：至此为止，这病和宗教方面的争论一样，是本洲独有的。土耳其人，印度人，波斯人，中国人，暹罗人，日本人，都还没见识过；可是有个必然之理，不出几百年，他们也会领教的。目前这病在我们中间进步神速，尤其在大军之中，在文雅、安分、操纵各国命运的佣兵所组成的大军之中：倘有三万人和员额相等的敌军作战，每一方面必有两万人身长毒疮。”

老实人道：“这真是妙不可言。不过你总得医治啊。”邦葛罗斯回答：“我怎么能医？朋友，我没有钱呀。不付钱，或是没有别人代你付钱，你走遍地球也不能放一次血，洗一个澡。”

听了最后几句话，老实人打定了主意。他去跪在好心的雅各面前，把朋友落难的情形说得那么动人，雅各竟毫

不迟疑，收留了邦葛罗斯博士，出钱给他治病。治疗的结果，邦葛罗斯只损失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他笔下来得快，又精通算术，雅各派他当了账房。

过了两个月，雅各为了生意上的事要到里斯本去，把两位哲学家带在船上。邦葛罗斯一路向他解释，世界上一切都好得无以复加。雅各不同意，说：“无论如何，人的本性多少是变坏了，他们生下来不是狼，却变成了狼。上帝没有给他们 24 磅的大炮，也没有给他们刺刀，他们却造了刺刀大炮互相毁灭。法院攫取破产人财产、侵害债权人利益的事，我可以立一本清账。”独眼博士回答道：“这些都是应有之事，个人的苦难造成全体的幸福；个人苦难越多，全体越幸福。”

他们正在这么讨论，忽然天昏地黑，狂风四起，就在望得见里斯本港口的地方，他们的船遇到了最可怕的飓风。

第五章

船身颠簸打滚，帆破了，桅断了，船身裂了一半。大家忙着抢救，可谁也指挥不了谁。雅各帮着做点儿事；他正在舱面上，被一个发疯般的水手狠狠一拳，打倒在地；水手用力过猛，也摔出去倒挂在折断的桅杆上。好心的雅各上前援助，不料竟被冲下海去，水手让他淹死，看都不屑一看。老实人瞧着恩人在水面上冒了一冒，不见了。他想跟着雅各跳海，哲学家邦葛罗斯把他拦住了，引经据典地

说：为了要淹死雅各，海上才有这个里斯本港口的。正在高谈因果以求证明的当口，船裂开了，所有的乘客都送了命，只剩下邦葛罗斯、老实人和那个野蛮水手。那坏蛋很顺利地泅到了岸上；邦葛罗斯和老实人靠一块木板上了陆地。

他们一边走一边悼念他们的恩人。才进里斯本城，地震了。港口里的浪像沸水一般往上直冒，停泊的船给打得稀烂。屋子倒下来，三万名男女老幼都给压死了。水手打着唢哨，连咒带骂地说：“哼，这儿倒可以发笔财呢。”邦葛罗斯说：“这现象究竟有何根据呢？”老实人嚷道：“啊！世界末日到了！”水手闯进瓦砾场，不顾性命，只管找钱，找到了便揣在怀里；之后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睡了一觉。在倒塌的屋子和将死已死的人中间，遇到第一个肯卖笑的姑娘，他就掏出钱来买。邦葛罗斯扯着他的袖子说道：“朋友，使不得，使不得；你违反理性了，干这个事不是时候。”水手答道：“天杀的，去你的罢！我是当水手的，生在巴太维亚。到日本去过四次，好比在十字架上爬过四次，理性，理性，你的理性找错人了！”

几块碎石砸伤了老实人，他躺在街上，对邦葛罗斯说：“我要死了。”邦葛罗斯答道：“地震不是新鲜事儿，南美洲的利马去年有过同样的震动，同样的因，同样的果。从利马到里斯本，地底下准有一道硫磺的暗流。”老实人说：“我断定那是千真万确的事。”老实人晕过去了，邦葛罗斯拿了点儿水给他。

第二天，他们跟旁人一同救护死里逃生的居民。得救的人中有几个请他们吃饭，看着同席的人一把眼泪，一口面包，邦葛罗斯安慰他们说那是定数：“因为那安排得不能再好了；里斯本既然有一座火山，这座火山就不可能在旁的地方。因为物之所在，不能不在，因为一切皆善。”

旁边坐着一位穿黑衣服的矮个子，是异教裁判所的一个小官，他挺有礼貌地开言道：“先生明明不信原始罪恶了；倘使一切都十全十美，人就不会堕落，不会受罚了。”

邦葛罗斯回答的时候比他更礼貌更周到：“敬请阁下原谅，鄙意并非如此。人的堕落和受罚，在好得不能再好的世界上，原是必不可少的事。”那小官儿又道：“先生莫非不信自由吗？”邦葛罗斯答道：“敬请阁下原谅；自由与定数可以并存不悖；因为我们必须自由，因为坚决的意志……”邦葛罗斯说到一半，那小官儿对手下的卫兵点点头，卫兵便过来替他斟包多酒或是什么奥包多酒。

第六章

地震把里斯本毁了 3/4。地方上一般有道行的人，觉得要防止全城毁灭，除了替民众办一个大规模的功德会，别无他法。科印勃勒大学的博士们认为，在庄严的仪式中用火活活烧死几个人，是阻止地震万试万灵的秘方。

因此，他们抓了一个皮斯加伊人，两个葡萄牙人；皮斯加伊人供认娶了自己的干妈，葡萄牙人的罪名是吃鸡的